

良叔陳——熱成欠嫌，索探入深未惜，應反的然必是▷
 蒼家崔——議抗的盼期俗世對人輕年出寫，利犀想思▷

玻璃攪動著濃稠的試液，升騰起一股難聞的氣味，讓我想起了媽煮的當歸雞。以前像服藥似的每天定時服用，但我從來沒有適應過那股當歸味，也厭惡那團被燉得爛爛的雞肉，連雞骨頭都被熬爛。我曾向母親抱怨當歸和浮在湯面上那層濃濃的油使我腸胃難受。雖然當歸改過香菇，雞肉也變過鴿肉，但一樣令我難以忍受，最後還是都恢復原狀——當歸雞。

當

歸

我把活生生的白老鼠泡入試液裡，可憐的白老鼠，一窩一窩的老鼠就是為承受這種折磨。瞪著兩個烏黑珠子的毛茸茸鼠頭，沈浮在試液，掙扎著多呼一口氣，像是泡在當歸的雞頭，兩隻眼珠不瞑目地瞪著我。

陳文彥

試液裡的白老鼠不再掙扎，雖它並沒有停止呼吸，但它已經出賣了靈魂，對命運的屈服，如同每隻當歸沸湯裡的雞，但它們絕不甘心，它們的目光依然猙獰。

我夾著書本從實驗室走向圖書館，又是面對第千百萬次的考試。不知道是天帶涼意，還是心冷了，我徘徊於圖書館外，鐘樓上的數字依然跳動著，忠實地細數每個生命的限期，我拿出包在塑膠袋裡的鼠屍，鮮血染紅了白毛皮。我為它挖著墳，至少在它得到解說後，能夠安息。這該是它最好的前途。被剖開皮肉的腑臟呈出黑色，這是連吃三個月試料的關係，試料的味道就如同當歸，但白老鼠從不拒絕。

我用書本夾住鼠屍，埋入土堆，我用手指在土面上劃著：「從不拒絕生命的偉人。」

我的胃裡似乎翻出一股當歸的味道，我急忙地進了圖書館。

窗外飄起雨來，書頁在指間快速的翻動著，書中的顏如玉已經變得又老又醜，還大聲地嘲笑我。我眼前一片模糊，不知是雨水沾滿窗子還是眼

眶盈滿淚水。何不拒絕；拒絕那充滿愛心的毒藥，「明天還要考試，身體最要緊，快把這碗當歸雞吃了。」但我還是一碗一碗的吃了下去，我沒有選擇的餘地，我只能照著別人定好的路走，不能有絲毫的偏離，難道我的味覺已經分辨不出當歸和香菇？而是它們都沾滿了愛心的毒粉。每天為了一分、兩分的分數在掙扎，不知道究竟為何？我累了，我連骨頭都被熬爛，我實在不願意再面對書中的無鹽。我實在累極了，何不讓我獲得永久的解脫。

我心痛，為何我們不斷標榜著苦讀的前人，三更燈火、五更雞；錐股、綁髮。但我們也同樣的明瞭，苦讀的古人並非因作學問而苦讀，而是為了功名、為了榮華富貴而勞苦著，這種不是為享受樂趣而讀書者，難道值得我們效法。

今日的讀書者不是為了功名，而是為了別人對自己的衡量，學歷如同外表，出名的學校就像件華麗眩人的衣裳，而考試失敗者又和肢體殘缺沒有兩樣。我們無時不刻在爭鬥著，爭鬥勝利僅是為了另一場的爭鬥，爭鬥失敗者又得準備東山再起。我懷疑，考試失敗有何值得難過，但別人的眼光變樣，背後的奚落不斷，那當歸雞的味道苦了，但別人有何資格評定我。因愛你的下一代，讓他受更高的教育，同樣也要讓他知道你是愛他的。求你們，不要把當歸雞當成白開水餵食我們。